

沙漠美人

古今旅行記 第一編



上海泰東圖書局印行

MG
5246.57
117



序

張靜廬

蒙古去京畿數千里。去吾人所處且萬里。吾人第於壁間畫幅上。日得昂首見之外。亦嘗夢想得一日跋涉其地。騁駿馬於千里沙漠之中。然交通不便。代步非驟車瘦驢不可。日行郊野。夜投荒店。以吾人文弱書生。焉耐其勞。且語言不洽。風土未詳。入境如旅異國。舉足皆蹈危巖。設非集萬勇之毅力。探險之決心。胡敢輕試。近徐又錚治兵西北。自京至庫。已建寬道。備汽車。千里修途。數日可達。然駕汽車。登康莊。此乃達官貴人之行動。夫豈吾貧民所得嘗試耶。故夢想終成爲夢想而已。近年以來。俄煽活佛。日窺滿蒙。塊然巨鱗。幾爲兩毒蛇所吞。謀端旣露。全國震駭。外交日急。籌蒙日亟。於是有所爲之士。頗有告奮勇。作蒙古之旅行者。蓋籌邊雖主改官制。刷民治。整吏牧。關生殖。然未識風土。不諳人情。貿然而施設。猶植樹而培其葉。不基難乎。無爲有友某。旅蒙古久。與土著習。熟諳其地之風土人情。歸而述之。並告所遇。屬無爲以小說記之。無爲固善以

蒙古旅行記 序

小說鳴。欣然諾之。冀布於世。為未入蒙古者作借鏡。則後此一實夢想。親歷其地。駕輕就熟。當不致處處相格也。不佞受讀既竟。心焉嚮往。因綴數語於端。他日者蒙遊歸來。當更有以實斯言。是為序。

民國九年五月張靜廬敬序於上海新潮社

<h1>命 革</h1>	
錄先急的命革界說小	
人 作 著	一 每 冊 月
狄 陶 諸 李 梅 駱 伍 宗 王 宗 白 企 湯 威 仇 白 程 孝 綿 無 遠 福 存 序 廬 廬 存 廬	<h2>新 的 小 說</h2>
黃 鄧 周 陶 希 演 葉 駱 純 存 福 蘭 曹 蔡 陳 劉 諸 靖 曉 企 伍 白 華 舟 白 仇 洋	改 造 小 說 家 的 頭 腦 改 造 看 小 說 人 的 眼 光 文 學 革 命 後 的 局 部 革 命
張 王 陳 陳 李 靜 無 企 企 宗 廬 為 序 白 鄴	第 三 期 戀 愛 號 第 五 期 托 爾 斯 泰 號
<h3>泰 東 圖 書 局 發 行</h3>	上 海 四 馬 路
上 海 新 潮 社 編 輯	

序一

王靖

近世小說潮流由浪漫主義，一變而爲寫實主義，尙理性，而黜情思，卒至靈肉弗由一致；乃有新浪漫主義發生以之補偏救敝；新浪漫主義者，協合理性與情思爲一者也。近代歐美文學大致同趨一軌，而皆收特效。顧返觀吾國方濡滯於古典派末由解放，即有一二先覺者發宏願介紹西洋寫實文學以爲中土文學改造之先導，而闡發其創作之天才；及其弊也，逾淮變枳，畫虎類狗，玉梨魂氣派方衰，黑幕陋風復熾，一失之毫釐，謬以千里。識者然憂焉竊意目下中國文學宜先提倡浪漫主義以救古典派之流弊，而開寫實主義之先河；蓋浪漫主義爲文藝復興時代之特產物，有掀翻前代之傳統形式，習慣，拘束之新氣力。設無此，則古典派之陳腐性弗由解脫，而寫實主義之堅實性亦無從產生。何則文學之演進，有一定步驟，互相推移，增於完善，若欲一蹴而幾，何異舉鼎絕臚；况中國今日之文學，有識者莫不認爲「文藝復興」之時代乎！

提倡浪漫主義，豈容或緩？王無爲著蒙古旅行記問序於余。余觀其文介於浪漫寫實之間，而能調和一致，而結構伏流，尤涓滴不漏。其敘述內外蒙古之政治、風俗、宗教、地理，殊近於寫實，又點綴以美人俠士，跳躍變化，匪夷所思，則有浪漫主義之風。理性、情思，協合爲一，意者其爲中土新浪漫主義萌芽之兆乎？發刊之日，不能無言，故雜拉書之如此，不足以云序也。

十九二〇五月三十一日，於上海

英國文學史

上集 一冊
定價 六角

▲王靖譯著

張靜廬序

王無爲序

上海泰東圖書局發行

蒙古旅行記

上編

沙漠美人

著者曰。余跋涉於白山黑水者。凡十二年。日俄勢力之消長。皆所躬見。久之。哥薩克騎兵之馬蹄。與日本人之木屐。遂爲余唯一之厭物。每薄曉。聞蹄履聲。輒爲破寐。旣覺。則悵然若失。私念東三省已爲是聲所震而碎矣。是聲苟更繫於此者。則吾人之居住權。須乞之於異族。而中國版圖之縮小。亦以白山黑水爲起點矣。時有謨罕默爾者。車臣汗部右翼後旗已革之三等台吉也。年已五十。有九。貌猶不衰。操漢語甚嫻。亦諳日語。爲人少欲而剛。貧甚。一女年十六。頗修好。工縫紉刺繡。彼則賴以治生。其居與余隣。蓋賃人耳房。房至狹。一炕橫亙房中。占面積十之七。寢於是。食於是。其女治女工於是。炕前。端置蒲團。則其晨夕諷經之憑藉也。余初薄其爲人。偶有問訊。亦不致其禮。衷一日。

有日人川瀨龜藏者。訪其居停主人。談良久乃出。余知川瀨爲日本浪人之有聲於時者。實日本侵略東陲之導綫。心頗憎之。因問謨罕（以下均做此）曰。若居停主人誰乎。與着履而趨者。交抑何密。謨罕蹙然告曰。吾居停爲多祿。實愛辛覺羅氏之宗支。有地產甚富。近謀鬻爲日人建築體育場及俱樂部之需。故與日人來往頻數耳。余曰。若亦知日人爲誰乎。曰。知之。是爲川瀨龜藏氏。前此嘗爲外蒙旅行。而徵吾爲繙譯者。吾時甚困。川瀨酬給頗不菲。故樂爲之役。然未知其叵測也。旣而川瀨數諮吾蒙古之生活狀態。及天時地宜。每有所得。輒輾然喜。吾問何喜。則曰。吾喜蒙古地利之無盡。足爲日本帝國殖民地也。吾乃大驚曰。有是哉。日人之狡也。彼乃假遊歷之名。爲殖民之先導。遂夜捨之而逸。以吾初意。彼旣失導。行且爲狂風捲入沙漠之中。不謂近乃復見之於此。意吾行之後。必復有歎其厚利。而供其驅馳者也。余聞言。大慕其志。私自訟曰。鬻者吾薄此人誤矣。彼去獠狃未遠之蒙族。能引大體而慷慨。固大戈壁靈光所照耀之結晶體也。由是遂與締交。彼亦樂余不求細節。恒就余談。不時且挈其女俱至。其父女皆

憎日人。嘗謂日人足迹之所經。數年後其地必或建日本式之房屋。或輸入日本之貨物。其勢力之易於膨脹。殊匪夷所思。以蒙古論。內蒙之有日本遊歷家足迹。殆不及十年。而日本貨物之輸入其中者。則已逾五千萬金。其浪人尤長於劫奪。蒙人唯一之生產。爲駝馬牛羊。浪人每恃強據取之。蒙人訴於王公。王公恒置不問。蒙人既不得直。則出於門。以常理度之。蒙人勇力數倍於他族。門宜必勝矣。顧事實則不然。每門日人死傷恒少。而蒙人之死傷。則不可勝計。甚且因而喪失其財產焉。吾爲此言。聞者必以爲謬。然而吾固不能爲妄語。蓋吾之王公。既受成於政府。政府以引起交涉爲大戒。吾之王公。殊不能不遵率。既須遵率。則蒙人對於日人之在蒙者。自當目之爲天神。天神欲吾駝馬牛羊。唯有擇肥腴者以禱祀之。苟訟天神。已大不敬。又因不得直之故。而毆天神。吾之王公。自目之爲大逆。由是吾王公所指揮之台吉台丁。皆忙於剿捕。而天神且以被毆要求賠償。吾蒙人之死傷損失。遂不可勝計矣。余聞其言。心焉傷之。由是有入蒙觀察其實狀之意。然遊歷蒙古。既需多金。余一遊食之人。安所取給。則亦託徒諸幻

想而已。會有商人陳三多。擁有多資。與余素稔。其第九臯尤暱余。亦久蓄入蒙經商之念。余乃與九臯共商於三多。求貸二千金。爲經商資本。以旋自蒙古爲償期。三多諾余等之請。余遂決定於癸丑六月二十日。約九臯同行。而徵謨罕父女任嚮導及繙譯之事。謨罕爲余等計。以千金市布帛。八百金購二駝二馬。餘則買兒童玩物暨零星需要品及酒。三者除布帛行時卽購外。兒童玩物及零星需要品則購於昌圖府。酒又逾古爾巴察而後購。駝馬例須物色於蒙古。其價格乃不昂貴。故余等自古爾巴察出發之時。寧雇騾車以代步。而不以高價易癩駝及騫馬。但騾車行緩。於人身尤弗適。余等顛簸於車中者。凡一星期有半。始越西遼河之北境。而出於奈曼旗。究亦未爲得計也。余等旣出奈曼旗。已無車可雇。乃以百二十金。市一棕馬及一小黑馬。以三百金購一駝。沿西喇木倫河而前進。西喇木倫河。實遼河之姊妹河。旣伸其左臂於南。互赤峯（老哈河卽其支流故云）而擁直隸。又舒其右腕於西北。橫斷烏珠穆沁旗。而抱蘇克剌魯山。其氣勢之雄壯。視遼河殊無愧色。河之流域。漠蒙雜處。主客尙能相安。風俗視奉

天之昌圖縣不甚特殊。蒙人多能漢語。漢人則多習蒙語。居住飲食之制。較奉天稍樸鄙。而無殊於吉林。惟政治之組織。相去甚遙。其地行政權。屬於王公貝子貝勒。保持治安之責。則屬於台吉台丁。台吉軍官。台丁兵也。以等第別其貴賤。受成於王公貝子貝勒。而喇嘛亦有監督指揮之權。喇嘛即僧侶也。但所遵守之信條。至爲簡單。又因能諷經書明道理。遂隱然自居於智識階級之列。夷視其他。以故蒙人之爲喇嘛者亦衆。儼如內地之忻慕士類。而相率入流者然。斯地房屋。皆簡陋有野趣。盎然存上古遺風。獨喇嘛廟宏麗特甚。廟產皆富。吾人所踐芋縣而有春色之牧場。半爲廟產。香火之盛。全國所無。俗陋則神權張。無足怪也。但晚近台吉台丁浸驕橫。神權亦稍稍見剝於武夫矣。地之氣候。視朝陽稍寒。而煖於瀋陽。產黍頗豐。梁麥亦蕃盛。但皆客籍者所藝。而土着不與焉。土着以牧蓄治生。視馬牛羊及牧地之多寡爲貧富。其地有幣制而少幣。需求物品多易之以牲畜。其需求之大宗。爲布帛及兒童玩具。畜賤而物價貴。布之粗者。每丈可易一羊。帛值十倍於布。如需十丈帛。須驅百羊以易之。故往昔經商於是者。皆

不逾年而富。視在內地以鉅資逐蠅頭微利者。其難易相懸。不可以道理計也。但日俄商人近已紛至沓來。方從事於操縱商業。漢商眼光如豆。毫無商業之智識。終不免大受影響耳。余等居彼者十有餘日。最後之一日。復購一駝而發於差特母湖。差特母湖非尋常商人所欲至之所。其冷僻可知。而余等雖亦名爲經商。本意乃爲遊歷。故卒發於彼。既至其地。始知湖以北爲哈列廷戈壁。蓋車臣汗部之東鄙。地曠人稀。數百里會無人迹者有之。氣候稍寒。余等至彼氣候猶未中秋。而早暮已非棉不煖。日中稍燠。然亦庶幾江南九月。斯地不蕃五穀。土人食牛羊。其奢者則飲乳食脯。客籍恃東來之米麥以食。價五倍於內地。有時糧商裹足。來源告竭。則雖以千金易斗米。亦不可得。水尤缺。非浚井不得泉。然浚井需日。吾等非久居。固所不爲。渴甚則飲酒以解之。惟酒雖足解一時之渴。而酒後則渴且益甚。余等初頗以爲苦。後謨罕默爾詔余。但渴則以市羊爲名。而飲乳於人家。余等如言往。豢羊者果勞余等以熱乳。既飲其乳。則往相羊。謨罕默爾又詔余。縱觀羣羊已。但頻搖其首。彼卽從而爲之辭。謂吾等惡其羊不膾。由是而

吾等鼓腹行矣。余初甚惡此事。迹近詐欺。雖乳得而渴解。私衷自訟。殊無已時。後聞其地習慣有然。卽亦爲之不疑。第人情恒患不足。解渴既不虞無術。則又苦其無沐浴之機緣。余至是已三星期不浴。積垢於身。計可數升。夜寐週身。恒奇癢。抓剔剝膚。癢猶不止。當此之時。設有長流巨浸在前。必且不顧沈溺而投身其間也。雖然。斯雖非人所堪。要不足以灰遠遊之念。值癢作之時。固亦憤懣。迨癢既止。則又設想前途之風景。如何可以開豁胸襟。及想入非非。積垢卽不能爲患。第覺此身已入於可以獨來獨往之大陸。更無遮攔。足爲吾宥。精神之爽暢。迥非羈繫於稠人隘巷之時。尤有足述者。先是余不習騎。方余居瀋陽。依叔受書。叔有騎甚驚。日行不及三百里。任何懦人。皆能控制。而余則每騎輒墜。墜至再三。卽不願復習。每見有控四足而蹄者。輒興羨妬之念。至是見盡人皆騎。兒童六七歲。卽能坐不鞍之馬上。而假寐。余乃大奮。私念余已壯矣。顧安得不如幼童。於是不恤墜騎。日習馳騁。如是者可兩星期。而余遂爲慣乘之一人。蒙馬故多駿。良者日致千里。卽下乘亦馳五百里。而余自茲以往。竟無墜騎之虞。事之足以自

豪私意當無過於此矣。彼處房屋絕稀。土人穴土而居者有之。其張幕爲家者。類皆來自內蒙。余等至彼。亦張幕爲臥所。但幕小僅容三人。每夕必有一人宿於駝背。幸是地土厚而寒。少雨多晴日。駝尤馴善。能覘人意。余等雖臥駝背。亦不覺其非正當之臥所。然余書至是。將移讀者之目光而他注矣。謨罕女曰茗華。其修好而嫻女工。余書開卷。卽已言之。其性沈潛善斷。喜怒不遽形。與媵嫻之貌。雅不相稱。九臯始見茗華。卽爲傾倒。相處旣數星期。愛悅尤至。嘗與余私語。將娶以爲室。囑余致意謨罕。第余觀九臯。豁露浮華。殊不願茗華之有此媿。故九臯雖有令。余皆等之於戲言。唯之而已。初未嘗自任斧柯。但余意雖如是。九臯初不之知。而茗華究欣屬九臯與否。余亦不之悉。一日爲中秋之前五日。氣候甚寒。余等居於幕中。猶須挾纊。九臯欲飲酒以却寒。余徇其請。遂發囊取酒而飲。是日適宰一肥羊。又有饗牛脯者。佐酒之物旣豐。飲亦倍豪。九臯且飲且出遊詞。意似對茗華而發。茗華平日殊端凝。余聞九臯語。意茗華必盛怒。屢目九臯。使稍自檢。不圖茗華匪唯弗怒。且屢以笑靨嚮九臯。而爲之斟酒。余至是知茗華與九

阜之間。終當遺留艷史。播之百禩。乃不復有所勸阻。俄而酒闌。九阜並骨亦醉。橫臥氈上。朗吟商隱無題。茗華亦惺忪如在夢中。操蒙語爲歌以利之。余雖不諳蒙語。然細按其歌聲。靡靡有蕩意。故知其亦淫詞。姑以訊謨罕。果蒙古最蕩之曲也。但謨罕亦沈醉。余欲求其繙繹曲意。而轉瞬之間。謨罕已入睡鄉。謨罕既睡。茗華歌益酣。但又易曼聲低度。而爲繁音促節之叶。如怨如慕。哀感動人。迥不若先時之足佐歡娛矣。未幾。入夜已深。九阜及茗華皆已成寐。唯余酒醒中宵。獨聽瑟瑟之秋聲。徬徨於醉人之側。而呼吸經人腸胃蒸騰之酒氣。其苦殊甚。乃出臥駝背。冀從睡鄉寬余所欲。挹晤之伴侶。不幸而余善愁。既登駝背。旋興離懷。愁然以思者。歷數小時。至於腦熱心煩。猶不能自己。至薄曉。沙漠來風。不勝其寒。始克合眸安臥。而馬嘶又不時入耳。夢境亦尙未閑。但以疲於思慮之故。仍克自持其朦朧之睡態。不爲外物所驚擾耳。其明日。爲八月十一。余將及午。始下駝背。方思傾水瓶而盥。謨罕忽信步至余前。怫然曰。君亦知九阜與吾女之並轡而馳乎。吾觀九阜尙明禮數。顧何以如此。吾當俟其歸而坑之。以平吾憤也。余

聞其言疑且駭。莫知所對。良久乃強笑曰。並轡而馳。又豈蒙古之所禁者。謨罕曰。君爲此言。寧誠不知此間習俗。此間男女之野合。恒以並轡而馳爲其先導也。余大驚曰。信有是乎。吾將追而反之。適有老婦策牝馬而駒從其後。余卽向之賃駒。馳而往。因九臯平日恒遊於湖東。余之馬首亦東趣。旣逾米克里之斜坡。微聞馬嘶。甚肖九臯之騎。意九臯必在是也。喜而迹之。果有一馬。但其色不類。齒亦長。心知其誤。復驅而東。直抵差特母湖之東濱。始見九臯之小黑馬。及余平日所乘之棕馬於流沙之上。足皆被縛。屈伏而齟齬。余知九臯及蒼華當在此附近矣。旣而忽聞人語出余後。返視則九臯及蒼華方携手共語。余大呼曰。九臯。曷速反。謨罕將坑汝矣。九臯不意與余值。失驚曰。若何爲至此。吾等清遊。無他故也。余乃下騎告之。且言謨罕盛怒之狀。九臯初尙深諱其事。旣而知不可隱。乃自解曰。此雖吾之過。彼（指蒼華）亦當分其責。謨罕苟欲坑吾者。則吾逃而之他。可耳。余曰。此殊非計。若苟逃。則情益眞。蒼華亦不得歸。不如坦然逕歸。設詞以自飾之爲愈也。九臯曰。然則以追奔馬爲言可乎。余馬業一逸。謨罕之所知也。

以此爲言。當亦見信。余以爲然。遂與九臯共騎逕歸。令者華故滯於外不遽反。並相約歸時各言馬逸之狀。及追奔之勞。謨罕如有怒色。則佯爲不覺。但屢以逸馬爲言。而自炫其追獲之智。及抵幕所。余揚言曰。九臯。汝亦知吾之此來。大有造於汝乎。蓋汝奔雖捷。而馬尤迅。非吾遮斷其前。則汝將不能追獲此小乘矣。九臯亦揚言曰。然。此畜野性未馴。三星期之中。凡四逸矣。此時謨罕適出。猶視九臯至再。九臯皆僞爲弗見。佯作恨聲。力鞭其馬。曰。若逃將焉往。吾爲汝所累者至屢。行且烹汝矣。旣而顧謨罕曰。蒙古老頭。吾追逸乘。直抵湖濱之流沙。其勞較前三次十倍也。謨罕似知其誑。作色曰。吾女又安往。九臯曰。吾馬始逸。卽呼彼爲助。彼諾吾請。而終不至。吾又焉知其安往。語已下騎。投鞭於地曰。此畜吾不慣乘。終當易之。遂入幕中。余亦作力竭之狀。下乘而嘆曰。九臯之健足。非吾所及也。彼環走於沒踵之流沙。其疾幾及奔馬。天苟易其性。而予以蹄者。則其駿寧不空冀北之羣乎。至是賃駒之老嫗適至。余乃償以粗布一方。而還其駒。且顧謨罕曰。君適間之所疑。殊誤。吾固知其不然也。謨罕至是信而不疑。笑曰。吾殊過。

慮九臯君子人也。吾以縵薄少年目之。吾罪大矣。雖然。吾女又安往。日影已斜。胡不歸。吾衣待其縫紉正急也。余曰。若華殆行獵乎。曷試觀獵具之存否。謨罕搖首曰。非獵也。彼不習獵。尤忌銃聲。吾夙挈之獵。彼聞銃聲。輒驚悸。未足以語獵也。余方欲有言。若華已至。謨罕斥之曰。汝亦有歸時乎。吾以汝爲死矣。若華曰。吾追奔馬。今始及之。出外失時。非吾罪也。謨罕曰。棕馬殊馴。顧安得逸。即此可知汝之誑矣。若華曰。父必以爲誑語。吾亦無辭。第後此馬更奔逸者。則吾固將聽之。若華言此。其氣甚盛。余慮謨罕不懌。亟厲語曰。今日幸得水。吾儕當燃牛糞而糞若。若在此間爲珍物。而水尤貴。二者兼而有之。殊難得之機緣也。語次。以目視九臯。九臯悟。即出拾牛糞。糞若於幕外。若既熟。即以進謨罕。謨罕故嗜若。飲若未半。其顏立霽。唯若華慮其父覺。頃間之事。殊踧踏不自安。余偶目矚之。其頰亦立暈。余心知其自傷墜落。思有以解之。徐語之曰。九臯小黑馬復逸。亦既知之乎。苟猶未知者。則吾將爲若言其狀。若華知余此言。乃爲彼解脫。則亟應曰。小黑馬之逸。吾雖知之。唯吾欲以棕馬往追。而棕馬因吾鞭過急。忽躍起丈許。顯吾